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二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十五

與王觀復書　宋黄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其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吕或詞氣不逮初造

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

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苶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鑚巴巽火三蟄楚詞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賔客妄謂不肖有果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

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温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洪駒父書　黄庭堅

駒父外甥教授别来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絶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稚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嘆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

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為佳所寄

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葢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直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

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上呂誨叔書　秦觀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

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抗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真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牘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為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為車以識為馬

學術者所以馭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駕以欵騣驅通道上峻岅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馬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敝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其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

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為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灑掃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鈌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閤下來守是邦而某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輙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録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亷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

發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倘閤下不賜拒絶

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晁補之

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

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

已涖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及辱賜書

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門下士無

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己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

愛物知無不為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辨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為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末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推剛為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譏矣隘者自排而不恭者幷獲罪見排且獲罪

矣而不害其幷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益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為賢於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廷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于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為直不為忮鄭當時為和不為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

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譏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㱚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為不識左右以為何如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又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

賦及雜詩等謂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来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眉眉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隐其所知

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蝌蚪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者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

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决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

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飇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没是水之竒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决而西碣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竒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竒而竒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竒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竒之文也六經之文莫竒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竒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

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説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復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張耒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徳其剛柔緩急之氣

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知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隐伏葢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行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

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狹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容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怨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来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

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疎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行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

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来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姑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恃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

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若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問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讀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張耒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

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志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葢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茍有功名之心則貴

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效也百官庶府莫不脩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踈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

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

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雋不疑葢嘗竊嘆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讀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再上邵提舉書　張耒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見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詘矣退之平生其有求於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茍有力勢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詞以蕖其心髙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事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没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

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
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
其心宜其邈然自絶與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
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
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
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
人之能薄矣一旦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
車敗於奔馳足跰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與一其

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於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

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諭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葢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

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

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僂待命惟閤下賜之

上席侍郎書唐庚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疎拙所以未即遂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閤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户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

者惟閤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弋弩劒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秩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臯陶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

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遠矣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髪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

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
擇士惟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
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倘以
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十六

賀陳丞相　宋朱熹

恭惟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替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

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豈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去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談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然然

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説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茍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効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感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

火迫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

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顧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强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

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脩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陳侍郎書　朱熹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

示堂帖謹以秖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葢熹賦性樸愚惟知自守閒一發口枘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閤下之力得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為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倖冒之嫌而閤下推挽之初心猶以為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

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疎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効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

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摇將一二以救其弊而求所以爲圖維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决而三綱頹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説行而公論欝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説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

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决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内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絶故國来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

苟逭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説也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葢以祖宗之讐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相凌之强敵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然無復毫分忍痛含冤

廹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彜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說傅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

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為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葢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攖者必此之繇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

可其奏而羣公亦不鬨有以為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强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強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于詩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為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

益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凛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大過是以上下相狥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説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説者則又不在乎他

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閤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

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内生靈之願也

與留丞相書 朱熹

熹輒有愚悃仰陳鈞聽孤賤鄙儒迂濶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茲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

嬾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髙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矣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求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

以慨然自知其次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葢不惟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隂以解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黽勉拜命走

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内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玆之事雖相公出命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竝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啟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

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汚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區

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盡吐所懷矣倘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凟則熹千萬幸甚

與朱元晦秘書　陳亮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凶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

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静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頑然未嘗自辨數死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日崛然而興令小兒具紙筆强作長者一書與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數叙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闕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户宜其宛轉陷於榛

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户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個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横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雜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

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曾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横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别賫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

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黄菊後植木栟八株四黄四丹更植一大木栟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牕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稍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為宁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為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桃

堂之兩旁為小齋以䆫息環植以竹獨松堂尋赤水木末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栢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榧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隐見更去四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為秀才讀書之所度三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令盡得之以畊如此老死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為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

稼宅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苟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為人所寶愛當是荒賴者無分當得此教十六大字不敢强今以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荊婦心欲其夫轉以為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得之為禱亮併欲求抱膝燕

坐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略為死計耳紙末之論葢非小故却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来教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巳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為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為一家

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脩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覇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

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刋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盖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非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

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嘗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竝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而道

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滿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

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矢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矢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為迂濶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

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廓開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渺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已物其情猶可誊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

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葢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耶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刼萬刼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餖飣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

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比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蠭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要做個好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來喻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纔立個儒者名字固不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

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為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哂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個人非專狥管蕭以下規模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亦非專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

不息要不可以架滿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豎高下清濁黒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甞以為得不傳之絶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才只是

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媍急欲為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未必肯遽以為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為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

不盡之情耳君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閒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光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為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教專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為幸新婦兒女附拜

再四起居柑子一奩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閩其味頗勝溫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浼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且得全家飽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為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與楊守三 陸九淵

違遠色咲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来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滑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蟊賊質之淳熙埶之强弱相去懸絶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庭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為之先後

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告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

文疏事漏而無以絶其辭吾求其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寔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良善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

殖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絶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下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来久矣不能無訟豈惟今日若其聽訟之閒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於

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

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効區區以裨萬一

上執政書 陸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為用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以一日無也然為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為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為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歎得喪一在於是者

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為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苦為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為己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夜讀思閑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逌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粟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泒别如是機杼

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来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絶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横騖别驅層出閒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文則纓冠肅袵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閒輒自笑曰以此娱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為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遑寧

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心闗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貧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陸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録天下以為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録

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為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禦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導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

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慮不才無功流落十年乘隅萬

里而終未敢自黙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禄於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峽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禄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年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為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某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頼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

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没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陸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釡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

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炫世烏有此理也
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炫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
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辭也殘章斷槀憤譏戲
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
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
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
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黑白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
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

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于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

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惟閣下以皐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啟廸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絶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絶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某心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為知文者天下豈有

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與尉論捕盜書　陸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小刼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偏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致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刼亦不

可云細事方其刼時執縛恐廹討民之寃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説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黙黙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刼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葢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逋捕緊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

黙不敢以語比隣而况於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内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為賊囊槖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来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為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

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緣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為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别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露勢益窮處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夜次自愛

與魏容齋書　謝枋得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

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究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栁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旨宣喚之意今第五次

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
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
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
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
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録
事司吏卒十餘人乃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
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
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

難某茲蒙大絲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縗絰見留忠齊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閑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如大元有命當歷篤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其書中第二義也某

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効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

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来內人皆行哭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竒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却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

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来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霑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十七

與竇先生書 元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廹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適来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蹴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恵許違别

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

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

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沉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相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愛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

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受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櫽括悚息待罪

與烏叔備書　安熙

熙頓首再拜上啟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嚮仰人来獲聞動静聊以為慰又聞春間嘗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即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復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親有道篤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為此道保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慎節

以迓新祉以慰友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説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脱藁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熈一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畧有效但覺悔尤山積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别紙録呈幸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也疑此書初脱藁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

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録
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
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
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叙事本末始終依倣通
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
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
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
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

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固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傳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覩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

在益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柟豫章節目磥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椳楔楹杙甍桷雜出於榆栁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内翰叔獻梁都運

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

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

學舘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吾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一